



TENDER IS THE NIGHT

夜色温柔

[美] 菲茨杰拉德◎著 李清清 李东平◎译



华夏出版社



TENDER IS THE NIGHT

夜色温柔

[美] 菲茨杰拉德◎著 李清清 李东平◎译



华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夜色温柔/(美)菲茨杰拉德 (Fitzgerald, F.S.) 著; 李清清, 李东平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9.9

(菲茨杰拉德小说集)

ISBN 978-7-5080-5294-6

I. 夜… II. ①菲…②李…③李… III.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I 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122170号

出品策划:



网 址: <http://www.xinhua bookstore.com>

夜色温柔

著 者: 菲茨杰拉德

译 者: 李清清 李东平

责任编辑: 淡 霞

美术编辑: 魏晓舸

装帧设计: 尚书堂

出 版: 华夏出版社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 100028)

总 经 销: 四川新华文轩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廊坊市华北石油华星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32开 880毫米×1230毫米

印 张: 14.75

字 数: 250千字

版 次: 2009年9月北京第1版

印 次: 2009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80-5294-6

定 价: 29.0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出版社联系

总序：在人生的盛宴中浮沉

范 锐

文学的历史和生活的历史一样，充满着埋没、堕落与忧伤。作为这个星球上最年轻的文明之一，美国在和其国家历史同样短暂的文学历史中，天才般地制造出了丝毫不亚于其他历史悠久的国家所制造出来的血泪。有多少传道者像托马斯·潘恩一样在帮助这个民族获得独立之后被同一个民族抛弃？有多少诗人像欧德伽·爱伦·坡一样靠出卖恐怖故事度完潦倒的一生后暴死街头？有多少思想者像亨利·大卫·梭罗一样在短暂的生命中只能用贫困和孤寂陪伴沉思冥想？有多少天才像赫尔曼·麦尔威尔一样在写出真正的杰作之后被无知的公众遗忘？在所有这些悲剧主人公中，司各特·菲茨杰拉德以他短暂的一生（正好和他祖国的短暂历史形成对应）奏出了与不朽的约

翰·克里斯朵夫在其漫长的一生中所奏出的同样辉煌而悲怆的乐章：一章叫“美国梦想”，另一章叫“美国悲剧”。

弗朗西斯·司各特·凯伊·菲茨杰拉德，1896年9月24日出生于美国明尼苏达州的圣保罗。他的爱尔兰移民祖父靠经营水果生意发了财，但留下的财富只够供司各特度过较为富足的幼年时代；菲茨杰拉德那位长相英俊的父亲，也许是受他们家族祖上那位创作了著名的《星条旗》（美国国歌）歌词的远亲弗朗西斯·司各特·凯伊（这就是菲茨杰拉德那一长串名字的来历）的影响，称得上是个文学爱好者，常对儿子朗诵拜伦勋爵和爱伦·坡的诗句，但显然他对儿子更大的影响在于即使生意失败（事实上这次失败在菲茨杰拉德十二岁时降临）也要保持着阔绰派头的习惯。这种来自遗传的虚荣心随着菲茨杰拉德的成长而与日俱增，在不满自己祖辈寒酸的爱尔兰背景和不够有钱的家境的同时，他对真正的富人的生活充满向往。“我告诉你一句话：有钱人和你我是不一样的，他们认为比我们好。”菲茨杰拉德后来在《有钱的年轻人》中写到的这句话成了那个享乐与欲望的时代的名言，也表现出了他本人对“有钱人”充满矛盾的态度。联系菲茨杰拉德起伏的一生来看，这句话其实无比沉痛。

菲茨杰拉德的家族最终还是有能力把他送到了对他充满诱惑的富裕的东部，并让他进入了富家子弟云集的普林斯顿大学。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得出他在那里所受的野心和嫉妒的煎熬，但这个美国版的于连·索黑尔和他的法国前辈一样具有俊

秀的外表和出人头地的坚定信念，凭着这两点他忙于在各种社交场合出风头，并因此基本荒废了自己的学业。他的努力在学校里的收获并不大，其间还经历了一次与一个百万富翁的女儿的失败恋爱——据说菲茨杰拉德一生都保存着这个抛弃了他的女人写给他的信。这一切并没有打消这个年轻人的雄心，他未及毕业就迫不及待地入了军，穿着漂亮的军装在他所经过的每一个驻地忙于和当地的“Top Girl”——“头面女孩”们约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大多数美国人并未真正感受到战争，战争带给他们的最大影响可能就是穿军装的人到处受欢迎。那个风流俊俏的青年军人显然利用了这一点，而这种行为既表明了菲茨杰拉德一如既往的追求，也不难让我们联想到那些让他品尝了失败滋味的普林斯顿的富家女孩对他的心理产生的微妙影响。在《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穿军装的盖茨比就是在驻地和富家女黛西产生爱情的。

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美国，我们可以看到两种看上去各说各话但实质上殊途同归的描述：一种是“迷惘的一代”，一种是“爵士乐时代”。前一种说法从欧内斯特·海明威那里得到灵感，后一种说法则在菲茨杰拉德笔下得到完美体现。因此，这两个人都是以文为史的伟大诗人——一个小说家能得到的最高褒奖莫过于“诗人”的称号；而对一个诗人来说，再没有比能描绘出一个时代更荣耀的事了。在成为“爵士乐时代的歌手”之前，菲茨杰拉德先和成百万的脱下军装的

人、走出校园的人和离开乡村来到城市的人一起，成了这个时代的挣扎者。也许普林斯顿的经历使他明白自己除了容貌之外，唯一的可取之处就是写作上的才能——他十三岁就发表过作品，还没有离开普林斯顿时就写完了《人间天堂》的头一稿，只是在后来投稿时被编辑以二比一的票数否决了。菲茨杰拉德曾对他的普林斯顿同学，后来的评论家爱德蒙·威尔逊说：“我要成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作家之一，你呢？”但现在他只能靠白天当广告公司抄写员、晚上创作短篇小说来维系自己的梦想。1919年，他的第一部短篇小说《林中宝贝》为他带来了三十美元的进项，他毫不犹豫地用之于穿着打扮。正如住在巴黎一间小阁楼里靠干面包和成功的梦想度日时的巴尔扎克一样，有时候菲茨杰拉德的梦想看上去似乎遥不可及。当他向姗尔达·塞瑞——这是他结识的“Top Girl”中他最终认为可以成为他妻子的那位，阿拉巴马最高法院法官的女儿——求婚时，后者一听他发表一部短篇小说只能挣三十美元便很干脆地拒绝了他。又遭震撼的菲茨杰拉德孤注一掷地辞去工作，专心修改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人间天堂》。他不用坚持多久就成了挣扎者中的幸运儿：《人间天堂》在1920年出版，为他带来了巨大的成功，然后是1922年的《爵士乐时代的故事》和《美丽与诅咒》，然后是1925年的《了不起的盖茨比》。司各特·菲茨杰拉德似乎复制了他的前辈杰克·伦敦及其笔下的马丁·伊登式的成功，这种成功常常戴着“美国梦想”的华冠，

但往往宿命般地走向悲剧的结局。菲茨杰拉德显然只注意到了前者，作为梦想成真的标志，他志得意满地在1920年给姆尔达·塞瑞戴上了戒指。多年以后，菲茨杰拉德这样对他的女儿说：“最终我还是决定和你母亲结婚，虽然我知道她已经被惯坏了，而且会害了我。”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世界只会谈论大英帝国的强盛，而在美国参战并迅速决定了战局之后，这个前英国殖民地无可非议地获得了世界头号强国这个它早在前一个世纪其实就应该获得的荣誉。美国人尽情享受战后天威遽升、民财日盛的黄金时代，纽约城夜夜笙歌，纸醉金迷，夜店里的爵士乐响彻城市上空，成了那个时代的美国留给后来的怀旧者们最难忘的旋律。菲茨杰拉德也无可非议地成了这个时代的歌手，浅吟低唱中道尽了一代人的跌宕起伏、悲欢离合。而悲剧就从这里开始：他不像威廉·莎士比亚那样置身事外话沧桑，只求戏如人生；而像莎士比亚的先驱者罗伯特·格林一样不辞游戏声色间，只能落得人生如戏。终于成了“阔人”的菲茨杰拉德和妻子在上流社会的酒会、舞场、豪华旅馆和海上游艇中流连忘返，时而纽约、时而巴黎。有人评价说他们的生活本身就是一场“不知何时散席的鸡尾酒宴”。菲茨杰拉德本人则说得更为直接：“除了参加一千个晚会，无所事事。”当他在巴黎见到作家乔伊斯时，后者对人说：“那个年轻人一定是疯了——我恐怕他会伤着自己的。”事实上，伤他伤得更厉害的恐怕是他的妻子，至少欧内斯特·海明威这么认为。他和菲茨杰拉德

在巴黎认识，同时和他们交往的还有乔特鲁德·斯坦因及多思·帕索斯等人，这就是有人把菲茨杰拉德归入“迷惘的一代”的原因。事实上，这位“爵士乐时代的歌手”所发出的也确实是充满迷惘的声音——在《人间天堂》的最后，阿莫瑞将双臂伸向明净的天空喊道：“我了解我自己，仅此而已。”而在《了不起的盖茨比》中尼克这样凭吊主人公：“他千里迢迢来到这片蓝色的草坪上，他的梦一定让他觉得近在咫尺，他几乎不可能抓不住的。他不知道那个梦已经落到他身后了，落在了这个城市那一望无垠的昏暗之中，在这座城市里，共和国那漆黑的田野在黑夜中向前伸展开来。”

海明威结识菲茨杰拉德时尚未成名，菲茨杰拉德对他多有提携，后来两人的名声此消彼长，菲茨杰拉德便不再与他来往。但海明威关于姗尔达应该对菲茨杰拉德的悲剧负责的观点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同。姗尔达·塞瑞，漂亮而放纵的富家女，据说十七岁时就以善饮而闻名乡里，曾为庆祝《人间天堂》的成功而在饭桌上当众起舞。对菲茨杰拉德来说，婚前的她就像丁·阿里盖里的贝阿特里丝，因为她可以引着他去到他心目中的天堂；而婚后的她则像大卫·贝克汉姆的维多利亚，因为她是他的事业和生活的重要支配者。在菲茨杰拉德的许多作品的女主人公身上都能看到她的影子，盖茨比的一句名言是对她和她的同类最精辟的描述：“她的声音充满了金钱。”这对由提供梦想和实现梦想结合起来的夫妻，在挥霍无度的生活中以比积累财富更快的速度积累着债务。菲茨杰拉德为了维持这种

挥霍，又在一些粗糙的作品中挥霍自己的才华。而与此同时，
 姗尔达则更在意自己的才华：她也可以说是位作家，而且总想
 证明她本人不比自己的丈夫差——这可能就是她后来精神失常
 的原因之一——她甚至为了表现自己的才华而在一部长篇小说
 中攻击自己的丈夫。从1926年起，姗尔达时好时坏的病情把
 菲茨杰拉德折磨得痛苦不堪，他大量酗酒，患了严重的肺结核
 病，曾两次自杀未遂。正如在《了不起的盖茨比》这个辉煌的
 顶点之后菲茨杰拉德不可遏止地开始走下坡路（事实上，这部
 了不起的作品已经没能带给他想象中的丰厚收入），美国也从
 “爵士乐时代”的辉煌走到了三十年代的大萧条。菲茨杰拉德
 的痛苦成就了他在《了不起的盖茨比》之后唯一的杰作《夜色
 温柔》，但这个1934年出版的动人的故事丝毫无助于他改善经
 济上的困境。1937年，菲茨杰拉德在好莱坞靠写电影脚本支付
 姗尔达的治疗费和女儿的昂贵学费，同时和一个专栏女作家同
 居。他在给女儿的信中说：“我在这里进行着一个曾经大有作
 为的人的最后挣扎。”往日的繁华早已散尽，即使写脚本这种
 不需要才华的工作他也无法胜任了。事实上，在动笔的几个脚
 本中他只真正完成了一个，就因为酗酒而被解雇了。当时一
 位年轻作家在得知自己要 and 菲茨杰拉德合作的时候诧异地
 说：“我还以为他已经死了。”这话只说早了两三年。1940年
 12月21日，菲茨杰拉德因心脏病发作死在好莱坞女友的家中，
 留下了尚未完成的《最后的大亨》的手稿。八年后，姗尔达·
 塞瑞死于一场医院火灾。

美国从心安理得地认为自己没有文学到成为在文学上最有影响力的国家只用了一百年，这大约是因为美国在一百年中比其他国家在几千年中走得更远：人类的天真与蛮横、光荣与梦想在这个新生民族那里被表现得淋漓尽致。二十世纪的美国文学再也没有出现西奥多·德莱赛、辛克莱·刘易斯、尤金·奥尼尔、欧内斯特·海明威、威廉·福克纳、约翰·斯坦贝克和司各特·菲茨杰拉德交相辉映的那种黄金时代。而即使在这个集体中，菲茨杰拉德也是奏出了那个时代的最忧郁的布鲁斯的那位。正如菲茨杰拉德少年即识的拜伦勋爵用自己的生命写出了最浪漫的诗篇，菲茨杰拉德的一生沉浮也演出了不亚于他任何一部杰作的故事；从那时到现在以至将来，这故事还会被多少颗心灵重复！T. S. 艾略特在不朽的《荒原》中这样吟道：“啊，你转着舵轮朝着风的方向看，回顾一下弗莱巴斯吧，他曾经和你一样漂亮而高大。”

海明威在身后才发表的《漂移的盛宴》中回忆了他和菲茨杰拉德及其他朋友早年的流金岁月，我们可以看出即使是硬汉海明威在人将死时也有柔情一现。如果我们现在要回顾那逝去的时光，更为适合的是菲茨杰拉德的充满落寞的《重返巴比伦》中的一句话：“唉，盛大的宴会已经散啦。”

译者序

《夜色温柔》的构思可能从《了不起的盖茨比》之后就开始了。后者的创作始于20世纪20年代中期，当时菲茨杰拉德打算写青少年性行为入门或者时髦女子指南。康拉德和法朗士创作的人物给《了不起的盖茨比》一书的成功提供了基础。1925年12月，艾略特在一封写给菲茨杰拉德的信中鼓励他说《了不起的盖茨比》一书是美国小说自亨利·詹姆斯作品后迈出的第一步，这可能使他认为社会小说是他力所能及的领域。因此，他在《了不起的盖茨比》一书出版后，于1952年5月1日给斯克里布纳杂志的主编麦克斯韦·帕金斯去信，信中他雄心勃勃地谈到他的新书将会是一本在形式、思想以及结构上都非常新颖的著作。《夜色温柔》一书最初设想为是一个谋杀故事（但不是侦探小说），菲茨杰拉德像当

时大多数人一样对两起轰动一时的谋杀案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一起是1924年发生的利奥波德-恩洛布谋杀案，另一起是在1925年多萝西·伊琳森谋杀母亲的案件。后一起案件起因是母女在女儿任性冲动行为的问题上发生了激烈争吵。第一起案件似乎引起了菲茨杰拉德的极大关注。它发生在芝加哥，一位十四岁的少年波比·弗兰克斯被两位家庭富有的芝加哥大学学生内森·利奥波德和理查德·恩洛布杀害。这两个罪犯说他们的犯罪动机是他们想导演一次完美的谋杀（而弗兰克斯是被随意挑选出来的）。因此看来，整个事件就是一种骇人听闻的智力训练。菲茨杰拉德将这起案件的报道保存完好，夹在他的文稿中，我们从中可以看出他对这起案件的关注程度。这部小说最后表明他关注的并不是犯罪动机和处决结果，而是两名罪犯具有典型的恶魔特征：他们智商高并且敏感，而且他们富有的家庭背景似乎加剧了他们行为上的堕落。换句话说，他们是因财富带来社会优越感的牺牲品。同时，审判时呈上的证词和证据大多都具有心理分析的色彩，这也让菲茨杰拉德认为行为的罪恶程度可以用科学词汇来解释。这种科学词汇并不同于道德魅力或早期几代人笃信的宗教信仰，而是表明在20年代初现代化就已初露端倪。

. 2 .

一些学者给《夜色温柔》最初的构思冠以不同的书名，比如，《榜样》、《麦拉卡案件》或《杀害生母的男孩》。故事中，一位叫弗兰西斯·麦拉卡的年轻人被西点军事学校开除后

跟随其专横霸道的母亲来到欧洲。他们与一群定居在当地的美国人生活在一起，尽管这些美国人有时候风度迷人并且貌似纯洁，却导致了一场无法避免的腐化堕落历程。在第一节故事梗概中，我们可以看到受到多萝西·伊琳森谋杀母亲案的启发，主人公弗兰西斯最后会将其母亲杀害（我们应该十分感谢菲茨杰拉德没写这部小说）。尽管1925年菲茨杰拉德告诉帕金斯和奥伯小说进展顺利，并承诺将于1926年6月在《自由》杂志上连载该书，然而小说的创作时断时续。继《了不起的盖茨比》出版的是他的第三本短篇小说集《那些悲哀的年轻人》（1926），其中大多数是在1922—1924年完成，而非他的新书。

两年后即1928年7月，他从巴黎写信告知帕金斯“小说进展顺利。其剧情精彩，我认为凡是阅读过的人（我大致浏览了一下）都会感到无比兴奋”。很明显，新作进行得并不顺利，他在信中也提及詹姆斯·乔伊斯告诉他新作能在三年或四年内完成。这也是在暗示帕金斯他可能要比预期的时间等待得更长。虽然菲茨杰拉德还在一味地承诺“我的作品必将在9月份完成”。1928年10月，帕金斯读完小说的前两个章节后给他去信说第二部分中的“有些内容是你前所未有的杰出之作……”然而帕金斯得到的却是菲茨杰拉德不断的书信承诺，其中一封是1929年6月来自夏纳的信件，其中写道：“我正从一种全新的角度夜以继日地写作，我相信以前的困难现在都会迎刃而解。”五个月后即1929年11月，他告知帕金斯

“自8月以来，我第一次看清了写作的方向”。虽然菲茨杰拉德的小说创作时断时续，但是毫无疑问他正在重塑作品。在此期间，他继续出版短篇小说以维持生计，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可以从这些短篇小说中寻觅到他重塑作品的痕迹。两篇短篇小说《爱之舟》（1927）和《最初的街口》（1929）的共同基调是：一男子娶了位醋意十足的老婆，老婆发现了丈夫对婚姻的不忠。作品《最初的街口》描述的是一位31岁的剧作家阿德里安·史密斯爱上了一位十八岁的姑娘。这个故事让我们想起了菲茨杰拉德痴恋一位他在1927年遇到的叫洛伊丝·莫兰的年轻美国女演员。当然这也为《夜色温柔》中男女主人翁迪克·戴弗和罗斯玛丽·霍伊特的关系埋下了伏笔。另一短篇小说《外出》（1930）的故事背景发生在法国南部的美国社区，讲述的是一对富有的夫妇的婚姻破裂的故事。丈夫纳尔逊·凯利关掉生意希望能成为一名画家，却与妻子尼科尔共同堕落，败坏道德（特别是酗酒和出轨）。菲茨杰拉德在1929年6月的信中提到新视角似乎和这个故事有着惊人的相似。只是在小说里，主人公变成了柳和纳尔逊·凯利，丈夫是位电影导演并迷恋上了一位他在跨大西洋去欧洲的途中遇到的年轻美国女演员罗斯玛丽。

. 4 .

随即，菲茨杰拉德的小说由于他妻子的病情而被迫中断。1930年4月他的妻子姗尔达精神崩溃。菲茨杰拉德把她带到瑞士的蒙特勒精神病医院就诊。在这儿，她被诊断为患

上了精神分裂症。7月他从瑞士写信给帕金斯说道：“姗尔达病得极其严重……”和他“在6月里极其不安，她的病情不乐观。我无力于写作，进展滞后……”但他总算看到了一丝光明，姗尔达的病情以及她与医生的对话内容可以使他重新构思《夜色温柔》和其他一些还未成形的短篇小说的写作题材。所以电影导演又变成了医生，而这位医生不再是19世纪小说中所描写的医生，而是现代社会中“新兴”的心理医师或心理分析医师。这样，这部小说是新旧的融合体：一是对主人公的全新诠释；二是来自最初版本如《麦拉卡案件》和《杀害生母的男孩》的旧题材。这样就形成了《酗酒者的假日》一书。菲茨杰拉德最终没有选用这个书名，而是使用了另一个书名。就这样《酗酒者的假日》变更为《迪克·戴弗》。在1932年夏的某个时候，菲茨杰拉德已经很清楚小说的结局应该怎样安排。他在最初的手稿中写道：“小说内容应该这样发展，表现出一位理想完美主义者、众人追捧的牧师因为各种原因放弃了原来的信念去顺应资产阶级，却在追逐社会顶层地位的过程中失去了理想和才能，并最终转向嗜酒如命、放荡不羁的生活。故事背景设定在休闲一族，他们才华横溢，举止迷人如墨菲。”

墨菲是杰拉尔德和萨拉·墨菲，他们是居住在法国南部的生活富裕的美国朋友，菲茨杰拉德写此著献给他们。这个主题使他精神焕发。交付的手稿完成于1933年10月。当时的书名为

《理查德·戴弗》，而《夜色温柔》一名则形成于反复修订的后期。这部新书酝酿于“兴旺的20年代”，出版于大萧条的艰难时期，于1934年1月到4月分为四个部分在《斯克里布纳》杂志上连载，并在1934年4月12日装订成书出版。